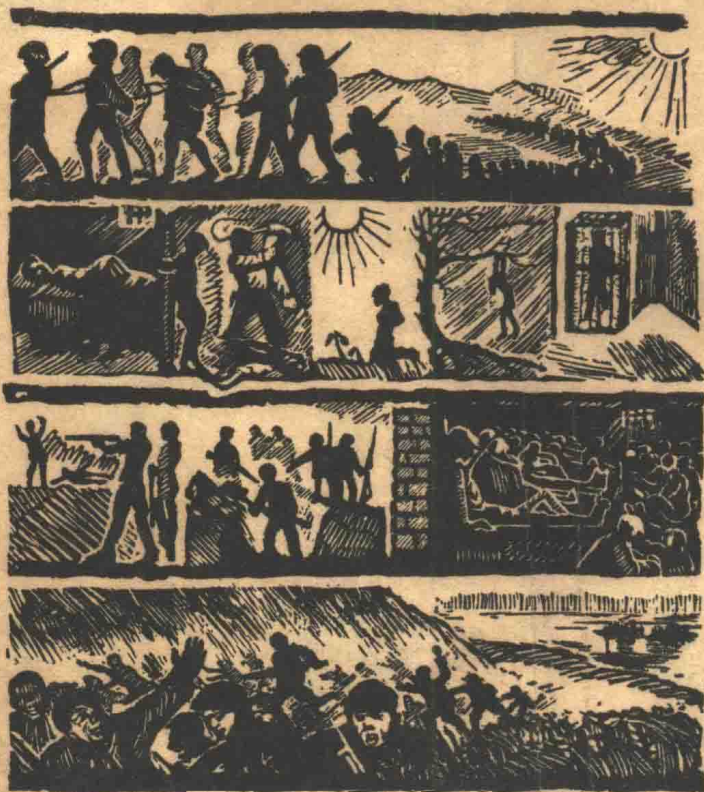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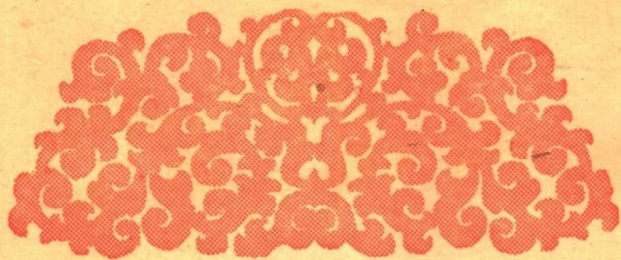


# 上饒集中營

• 增補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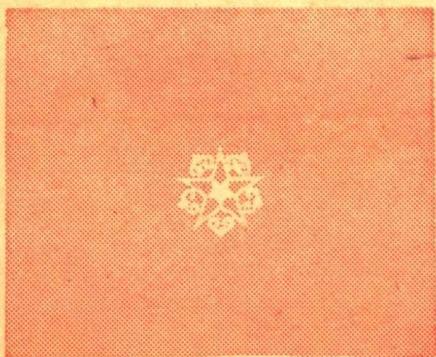
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饒集中營

(增補本)



華東人民出版社



書號：滬248(21-90)

上饒集中營(增補本)

出版者：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036,001—38,000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六月訂正廿版

定價(甲1)人民幣11,200元

## 上饒集中營出版序

饒漱石

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鞏固其少數人自私自利的專制政權，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民主進步要求，自一九二七年叛變革命以後，即用世界上最野蠻、最反動、最黑暗的統治方法來鎮壓中國人民，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主張民主之人士。國民黨反動派曾經實行過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數百萬革命青年與工農羣衆，數十萬共產黨員與革命戰士，其中有許多是我黨與中國人民優秀的領袖，在國民黨法西斯的屠刀下蒙難殉國。九一八以後，全國人民在我黨對日抗戰號召之下，愛國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當局感於殺不勝殺，乃於內戰屠殺之外，又採用大監獄與反省院等集中營性質的辦法，拘囚千千萬萬愛國志士，實行其大規模的慢性屠殺，因而身心受摧殘之愛國志士不知凡幾。抗戰爆發，國民黨當局爲全國民主勢力所逼迫，曾釋放一部份政治犯，然而武漢失守之後，國民黨當局的反動真面目又一次公開暴露，對日採取消極應戰、積極勾搭的方針，對內則雷厲風行其血腥殘暴的法西斯獨裁專政：壓迫言論，封閉文化機關，組

織反共戰爭與虐殺羣衆，自食其對共產黨與全國人民關於團結抗戰之諾言。對我在敵後艱苦卓絕抗戰功高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不但不予接濟，而且曾於一九三九與一九四〇年間發動以華北爲中心之反共內戰，一九四一年又發動以華中爲中心之皖南事變，一九四三年更陰謀以消滅我黨中心所在地，八路軍、新四軍總後方之陝甘寧邊區爲中心進行第三次大規模反共內戰（後因我黨與全世界全國人民之反對而失敗）。對我敵後解放區則極盡其卑鄙無恥、甚至超過敵僞之各種破壞方法。其在大後方則於壓迫人民各種政策之外，復廣設全世界所憎恨的『集中營』，把德意法西斯政治中最兇狠殘忍的『集中營』制度，來對待大後方愛國人民。從蘭州、西安、成都、重慶，到貴陽、昆明、桂林、衡陽，以至曲江、贛州、上饒、福建，都有大小不等的集中營，而以蘭州、西安、重慶、贛州、上饒等處集中營爲最大，數十萬有爲之人才，亦卽抗戰建國有用之幹部，終日呻吟於暗無天日之集中營中，過着酷刑、苦役、飢餓、疾病、槍殺及精神毒害的生活。上饒集中營爲華中最大集中營，被囚數千人，其中最大部份爲皖南事變被蔣介石無恥軍事陰謀所俘去之我新四軍幹部與戰士，其餘則爲東南各省的愛國志士。國民黨當局集中大批特務爪牙與中外法西斯集中營經驗，企圖脅迫我新四軍幹部、戰士與其他愛國人士放棄其抗戰主張，轉變爲法西斯之走卒；但國民黨特務走狗們這種無恥與犯罪行爲，終被受過毛澤

東偉大光輝照耀過的志士們所一致反對，而全部落空。國民黨當局於驚惶失措之餘，乃轉而施行高壓，在長期無限制的苦役中並施金（針刺腹部）、木（打屁股）、水（灌辣椒水）、火（如烤小豬）、土（活埋）、風（冬夜赤身掛在樹上）、餓（不給吃飽）、病（不給藥不准醫）、疲（使終日無休息）等刑，以使志士們『痛苦的』死去。同時在精神上則終日以無恥的法西斯反民主反人民的理論強迫其接受，然而志士們在我共產黨員堅強領導與鋼鐵般的團結之下，用茅家嶺暴動和赤石大暴動以及零星的逃跑，勝利地回答了特務當局的新的步驟。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與愛國志士，已經經過千辛萬苦回到了新四軍，繼續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戰鬥，有許多未及逃跑的志士們則曾被大批槍斃，還有一部份繼續在集中營中，過着悲慘的日子。國民黨當局為了掩飾其法西斯政治的面目，曾於去年盟國記者訪問延安時將西安集中營分散，現在我們就向全世界全國人民提出國民黨集中營的充分證據來。我們在這本書裏有了相當充實的關於上饒集中營的材料（還有高級幹部與戰士部份除外），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讀之而怒髮衝冠的。書中所有文章（除第一篇外）都是集中營中逃出來的同志們寫的，每篇文章都充滿了血與恨。國民黨的法西斯政治，不僅用來對付我們共產黨，而且也對付所有的愛國志士們。我們共產黨人願始終與全國贊成團結抗戰為中國獨立、民主、自由事業而鬥爭的人士，在任何地方並肩

奮鬥，以達驅逐日寇和解放全中國之目的。我這裏謹向各地被國民黨集中營槍斃、虐殺、病死、困死及受酷刑而死的同志們、志士們致哀！向尚在集中營的新四軍指戰員、政工人員與其他一切愛國志士致慰問！向由上饒集中營中英勇鬥爭勝利歸來的同志們與戰士們致敬！我這裏特對虐殺自己同胞、謀害民族精英，殘酷野蠻與毫無人性的國民黨反動派提出嚴重抗議！這本書，可說是身受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摧殘的同志們對國民黨法西斯特務血腥統治的控訴。我堅決相信，像這樣倒行逆施與人民為敵的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如果還不及早改正錯誤，以贖其重重的罪惡，則不久必將葬身於其自己重重罪惡中，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 皖南事變四週年

# 目 錄

|                 |     |     |
|-----------------|-----|-----|
| 上饒集中營出版序.....   | 饒漱石 | 一   |
| 上饒的集中營.....     | 長江  | 一   |
| 煉獄雜憶.....       | 一青  | 五   |
| 上饒集中營罪行.....    | 幕鷹  | 六七  |
| 如此『三民主義』教育..... | 黃迪菲 | 七八  |
| 集中營生活散記.....    | 幕鷹  | 八六  |
| 卑劣的統治羣.....     | 孫秉泰 | 九九  |
| 入『茅家嶺大學』.....   | 季音  | 一〇九 |
| 茅家嶺、集中營.....    | 季音  | 一一五 |
| 站鐵籠的第一天.....    | 賴少其 | 一一九 |
| 記茅家嶺二個月的生活..... | 曹越  | 一二四 |
| 茅家嶺暴動.....      | 李勝  | 一三一 |
| 逃出茅家嶺.....      | 李勝  | 一三七 |
| 茅家嶺地獄.....      | 宿士平 | 一四四 |

幕鷹

|              |     |     |
|--------------|-----|-----|
| 赤石暴動.....    | 馮村  | 一七七 |
| 赤石暴動以後.....  | 孫秉泰 | 一九二 |
| 抗日囚徒的旅行..... | 季晉  | 一九六 |
| 集中營在福建.....  | 孫秉泰 | 二〇五 |
| 流浪散記.....    | 葉欽和 | 二一〇 |
| 哀施奇同志.....   | 葉欽和 | 二三六 |
| 懷念孫錫祿同志..... | 馮村  | 二四二 |

## 附錄

|                    |        |     |
|--------------------|--------|-----|
| 『西北特種拘留所』.....     | 趙國光    | 二五二 |
| 西安『勞動營』內幕.....     | 商新     | 二五四 |
| 勞動營的『勞動』與『訓練』..... | 丁籟     | 二五七 |
| 蘭州新關一八六號秘密監獄.....  | 李志賢    | 二六一 |
| 徐州『青年招待所』.....     | 華中新華日報 | 二六六 |
| 瀋陽將匪集訓營.....       | 王銳夫    | 二六八 |

## 上饒的集中營

長江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東南各省的千萬青年和革命民衆最憎惡的地方是上饒，這裏是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同時也是萬惡的東南各省特務大本營，指揮東南各省特務的最高反動機關是三戰區的情報專員室，情報專員是戴笠的重要殺人兇手張超。

上饒集中營對外的名稱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前，分爲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集訓總隊（內分軍士大隊——在鉛山和軍官大隊——在周田，大隊長張超）和特別訓練班（主任張超）兩個單位；四月以後，改編爲『中央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和國民黨在西安的另一集中營『中央青年訓導團西北分團』遙相對，西北分團屬於蔣介石最親信的幹部胡宗南管理。

上饒集中營主要的分爲下列幾個部份：第一是七峯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茅家嶺，第四是李村。還有一部份在石塘，其性質與周田村大致相同，這些地方都在上饒城的附近。

七峯岩可以說是政治軟化所，周田村是苦工營，茅家嶺是活地獄，李村是高等軟化所。被捕入集中營的大致先經過七峯岩，然後周田村，最後便是茅家嶺；上了茅家嶺，縱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餘生，奄奄一息了。

這個集中營，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月浙贛路戰事以前，裏面關着許多有名人物，除葉挺軍長外，還有馮雪峯、林植夫、黃誠、李志芳等，新聞記者有四個：兩個是國際新聞社的計惜英和谷斯欽，一個

是創辦豫東大眾報的徐師梁，一個是浙江民族日報的編輯王開誠，華僑青年有暹羅的陳子谷、安南的黃迪菲。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有幾百幹部被囚禁在這裏。還有一部份是浙贛路一帶教育文化機關中被國特認為思想上有問題的人物，如玉山路某中學的教員，上饒民衆教育館的藝術主任等。還有不少是由國民黨部隊機關中捉來的思想犯，這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軍隊裏服務團的團員，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政工人員，這一點和四川綦江縣的集中營不同，那裏是專門囚禁重慶國民黨高級黨政軍機關中被認為思想犯的。

上饒集中營的主要部份在周田村，其中分爲『軍官隊』與『特別訓練班』，軍官隊共分爲五個隊，其中一隊爲女生隊，『特訓班』爲文化程度比較高的分子，由張超的親信幹部王壽山負責，此人陰險狠毒，新四軍在皖南時代，他就在新四軍的周圍，不斷進行奸細破壞工作，他們想把特訓班的人訓練成爲革命的叛徒，作爲特工的後備軍。

在七峯岩中，囚犯是一律帶腳鐐，不許互相談話，不許看書報，他們經常以所謂『情報員』的特工幹部來進行個別談話，實行欺騙，德蘇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抗戰勝利已沒有問題了，他們可以全力對內，鎮壓他們所謂『反動勢力』。

他們自己捏造的小冊子，如『新四軍江南戰績』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等，強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強迫大家都要相信。有一個『情報員』爲了誇耀他們『特工』的偉大，又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的來路說了出來，原來是憲兵第八團一個班長派到延安去作奸細，回重慶寫成的；『新四軍江南戰績』，完全是張超這般傢伙的偽造。

管理七峯岩的有三個系統：擔任衛兵的是三戰區特務團，監督『囚犯』行動的是憲兵，作思想欺

騙的是特工——情報員。爲了爭統治權，三方面時常鬥爭，曾經爲了想強姦女犯，特務團和憲兵團幾乎打起來，而他們對於「特工」，一致罵他們是「吃冤枉」的東西。

經過七峯岩的軟化階段，如果還不能達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轉到周田村的苦役階段。

到了周田村集中營，不管是「軍官隊」，或者是「特別訓練班」，腳鐐一律不要了。這幾百人都關在有鐵絲網的大圍牆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揀木料、打土牆、修房子、開馬路、平操場、挑水、煮飯，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總讓你一天到晚不能絲毫休息，飯也不讓你吃飽，飯裏蒼蠅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給你醫藥，使你疲憊不堪，日漸病弱。馮雪峯肚子上生一個大瘡，愈爛愈深，每日流膿不止，他們也不許他醫治，一定要「自首」了才可以請醫生，所以他的病鬧得非常危險。對於「軍官隊」的統治辦法，比較更橫蠻些，經常實行毒打。而對特訓班，則苦工之外，仍然繼續政治軟化，不斷派些所謂「教官」——特工——分別進行談話，同時暗中佈置內線，偵察「囚犯」之思想行動，往往最後還由張超親自談話一次；仍不能達到自首之目的時，他們最後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獄」茅家嶺。

被他們判定爲「頑固不化」的分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幾個彪形大漢將手無寸鐵的青年瘋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後，然後用糞箕或者由幾個人挾到茅家嶺。

到了茅家嶺，又上腳鐐，一三十人關在一間屋子裏，完全成了待決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們也不把這些人槍決，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鐵籠」，鐵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過毒打的人，站不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過三天的；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連天；有些人被「坐老虎凳」；有的在冬天剝光衣服去吹風，夏天跪在太

陽裏硬晒；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於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有些特務團士兵也看不過，他們說：『你們如果有罪，就應該槍決，如果無罪，又何必弄得半生半死呢？』

李村是囚葉軍長的地方，葉軍長最初表面比較受優待些，沒有上腳鐐，顧祝同要他寫一個文件，說明新四軍行動完全由項英負責，他堅決反對，他說：『新四軍一切責任我完全負擔，與他人無關，應將其他被捕人員釋放。』他在李村牆上寫了許多詩，都被特務塗去，還看得出的兩句有『坐牢三個月，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寫的，後來特務要把他遷到另外地方，他不肯去，雙方爭執，被憲兵捆起來弄走了。

國特所希望的『自首』，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而答覆他們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逃跑與暴動。周田村集中營經常發生逃跑事件，而茅家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來了一次大暴動，全部『犯人』奪了守衛的武裝，衝出了地獄。

爲了防止逃跑與暴動，『三戰區情報專員室』以上饒爲中心，三十里以內劃爲內層警戒線，密佈軍警，並強迫保甲長一律負責捕拿逃犯，三十里以外之皖南太平、浙江金華、福建崇安則爲外層警戒線，這裏派人於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份逃出來的革命青年被他們捉回去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脫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敵軍攻佔上饒，這個集中營曾搬至福建，在赤石有一個隊暴動出來。其餘則到徐市成立新集中營，但是全國這樣的集中營還有十幾個，成千成萬的革命青年還在水深火熱中期待着解放呢！

# 煉獄雜憶

一 青

## 前 言

許多同志集體創作的「上饒集中營」已經出版。他們寫的，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的故事比較多些。我少寫了這一方面，多寫了些可笑可嘆可憤可憎的東西。如果海內作家用這兩方面材料寫一個長篇，倒可成爲一部反法西斯文學的巨著。

集中營裏可以寫作的材料實在太多，我不會運用組織，真有從何說起之感。而且事隔有年，一時也記不起許多，所以我只能把追憶得出的，零零碎碎湊起來，寫成這篇「雜憶」。所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親聞的實事，有許多難友同志可以按證。其中年月日、數目字、事件順序，或有記錯，但亦不過「或有」而已。

人物的名姓，有的我確實忘記了，大多數是有意不寫出的。我的許多朋友，他們對我崇高熱烈的友情，我是銘感終身的，他們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樣永不會忘的。只是他們現在都還在法西斯反動統治下生活着，未得他們的同意，寫出名姓，他們或許會不高興，而且於他們確有所不便之處。

## 一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坐了五個多月的幾處牢監之後，被解到江西上饒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  
的西山牢監。一座廟裏關着百多犯人，有漢奸，有強盜犯，有普通刑事犯，有政治犯，有帶着姨太太

服侍的高等犯人，有穿着破單衣褲整日蟻伏在禾草堆裏的低等犯人，形形色色，洋洋大觀。

其中有個和我同姓的難友，他本是少將軍需處長，判了十四年徒刑，已坐了一年零。再過幾個月就可用調服軍役的名義出去，自由地依法去戴罪圖功了。他很熱情和我認了五百年前的本家，對我特別關心，一天早晨他急急跑來通知我：

『你就要解到別的監房去哩！趕快準備。』

我問：『解到那裏去？』

『這可不知道。這裏有三四處官司機關，每處不止一個監房。最苦的是政治部茅家嶺的監房，依你的案情，恐怕會到那邊去。』

我說：『已經換過五個監房，苦也苦夠了，再苦也不過如此吧！』

『那不同！那不同！那邊真叫苦！』他鄭重地說。

『怎樣苦法呢？』

他想了一下說：『總之，別的監房還有監房中的自由，那邊監房之中有監房。別處還是十八層以上的地獄，那邊是十八層之下的。』

我問：『是不是特務機關？』

『正是！正是！是屬於特務專員室的。你得趕快準備，東西不要多帶去，尤其是筆墨書籍，全身要搜查過的。錢藏好，有錢總可以少吃苦，最要緊！最要緊！』

我感謝了他的指教。知道事情更不妙。把東西檢點了一下，把幾百塊錢分散藏在六七個衣袋中。不久，有兩個槍兵來押送我。那本家難友爲我僱了個挑夫來，挑着衣物走。大路小路，繞繞彎彎，走

了十多里。太陽快下山了，我問還有幾多路，是不是上茅家嶺。一個槍兵點了點頭。我的心沉下去，想此去即使僥倖不死，也從此墮入深淵，不知何年何月爬出來。翻過小嶺，就見到山下一座孤廟，門口站着衛兵，我就被帶到這門口。

進門就有一個年青軍官走來，把我的鋪蓋衣包隨便掀捏了幾把，他指着凳子說：『好！你就在這裏坐一坐，等一會。』我想那本家難友的話，有點言過其實，這個看守軍官還不兇狠。

我坐下來，看到左廂兩間狹長的監房，五六尺高的石牆上，排着短木柵。許多蒼白的臉孔，夾在短木柵之間望着我。右邊也有廂房，門口有幾個女的，探着頭張着我。青年軍官在廳上踱來踱去，想和我說話，又不說。

直等到上燈，衛兵在說：『管理員回來了。』門口跌衝進一個人。青年軍官對那人說：『管理員，我給你收下一個犯人。』那管理員口中『好！』『好！』地應着，衝過來指着我說：『你把衣服解開來！』我一面解鈕釦，看那管理員穿着一身新的草綠色的制服，軍帽高挺在腦後，亂髮下面一對三角醉眼，眼珠滿繃紅筋，眼下一隻鷹嘴鼻，鼻端歪在半邊。他衝上一步，問我有沒有錢。一股酒氣夾大蒜氣，直噴過來。我閉着氣從罩衫袋裏取出一疊鈔票遞過去。他問：『還有嗎？』伸手捏我棉袍袋，又被取出幾張鈔票。『你這個人不老實，我不會要你的！』他說着又伸手摸我棉襖袋、襯衣袋。他把我周身捏了又捏，褲子襠筒都摸捏過。叫我脫下鞋子，他提着鞋子倒抖幾下，反覆驗着。又叫我打開鋪蓋，他把被頭抖了又抖，捏了又捏，然後丟在地上。再要我打開衣包，我捏住了藏着錢的衣袋，一件一件抖給他看。他哼了一聲，我把衣服包好。他兩眼盯住我看了一會，說：『錢、衣包都存在我這裏，不會少你的。』回頭對衛兵說：『×班長，開大籠子！』說罷拿起我的衣包跌衝進廳後面

去了。

衛兵開了籠門，我挾着被頭，低頭側身挨進籠門。在一條燈心的油燈光下，見到一間長不到二丈，闊約一丈二三尺的房間，左右兩旁連高鋪，睡滿着人。兩鋪中間夾着一條空隙，是進出路，可是有不少蓬頭髮和雙腳掛出在鋪沿，排滿那條進出路。我呆立了一會，看到裏面牆角邊，似乎有個空隙，想就在地上胡亂睡一晚再說。一陣騷動之後，好容易挨到角上，原來是攪着一隻溺桶。我正在進退不得，一個聲音在說：『睡是沒處睡了，大家靠着坐一夜再說。』一個青年坐起來招呼我，『到這邊來！』我挨過去就靠着那青年坐着。

好容易過了一夜。天亮了，大家坐起來。我見同室難友三十多個，有老的，有年青的，也有十四五歲的小孩。有幾個是文質彬彬的，有幾個是粗漢，更有三個和尚。據說都是政治犯，異黨罪。

我從難友這裏探開了這監房的情形和規矩。知道那管理員綽號叫『狗頭』，非常兇，犯人的生活都由他管理。那青年軍官不是特工，是守衛排排長，專負警戒之責，不管犯人的事，和狗頭攪不好的。這監房有兩個籠子，共有五十多個犯人。另有一個優待室，除了一二個政治犯之外，其餘五六個是特工，或是犯了特工紀律、或是闖了禍，到這裏來坐禁閉的。那門口的一間房子，關着四五個女犯。我們的籠子終日關着，除了大便，不准到籠外，不像別的監獄，每天有放籠的時間。不准高聲談話，不准看書報，不准通信接見親友，一不小心就要站木籠。那木籠就放在廳上，大小正夠直立一個人身，木柵上纏着三角刺的鐵絲，站的人如靠着木柵，便會刺得皮破血流。如果被罰站木籠，輕則三四小時，重則一日一夜，甚至二三日，曾經站死過人。

上午衛兵來叫我到管理員那裏去。進了廳後，左邊一間房子，管理員坐在桌邊，他就問我叫什麼